

天涯过客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朱辉军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部 中断的航程

一、法兰克福过客	(3)
二、伦 敦	(15)
三、洗衣店来的人	(24)
四、与埃里克共进晚餐	(35)
五、瓦格纳主调	(48)
六、一位女士的肖像	(55)
七、马蒂尔达姑婆的忠告	(65)
八、大使馆之宴	(73)
九、戈德尔明古屋	(86)

第二部 西格弗里德之旅

十、施洛斯的女王	(105)
十一、青年和美女	(125)
十二、朝廷弄臣	(134)

第三部 国内和国外

十三、巴黎会议	(143)
---------	-------

十四、伦敦会议·····	(150)
十五、马蒂尔达姑婆的疗程·····	(162)
十六、派克韦的说法·····	(175)
十七、德国首相赫尔·海因里希·斯皮斯·····	(180)
十八、派克韦的附言·····	(195)
十九、斯塔福德·奈爵士的客人·····	(198)
二十、故友重逢·····	(207)
二十一、B计划·····	(218)
二十二、胡妮塔·····	(221)
二十三、苏格兰之行·····	(226)
尾 声·····	(244)

第一部 中断的航程

第一章 法兰克福过客

“请系好您的安全带。”机上形形色色的乘客慢吞吞地照办，他们感到不可能是抵达日内瓦了。舱内一片带着哈欠和呻吟的瞌睡声。而当管事的女乘务员再度宣布“请系好安全带”时，这瞌睡声更此起彼伏起来。

那干涩的声音透过扩音机威严地传来，分别用德、法、英语解释道：因短暂的天气恶劣，乘客将会感到不适。斯塔福德·奈爵士张口打了个大哈欠，在座位上伸直自己的身子，挺得高高的，非常愉快地从好梦中醒来。

他四十五岁，中等身材，有一张橄榄色的脸，光滑，而且刮得很干净。他偏好怪异的衣着，贵族出身的他沉溺于怪异中而又如鱼得水。若是同事避之惟恐不及的衣服，就更能获得他的欢心。和十八世纪的纨绔子弟一样，他也喜欢引人注目。

他旅行时，最钟爱一件在科西嘉岛^①买的连帽海盗式斗篷。斗篷是深蓝带紫色的，配有腥红色的内里；松垂在背后的大帽子，可以随意拉起来遮风避雨。

斯塔福德·奈爵士是外交界令人失望的人物。早年因才华出众曾使老一代政界人士对他寄予厚望，但他却自己断送了前程。他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，经常使他的良心在最需要做出慎重决定时发生争战。每到这个时刻，他宁可放纵自己，以别出心裁的恶作剧来处理事情。他在公众场合广为人知，甚至没有一个敌人。不过一般人都认为：虽然斯塔福德·奈爵士绝顶聪明，却不是（大概从来都不是）一个安份的人。而在这些政治和外交关系都十分错综复杂的日子，里，“安份”比“聪明”更可取，尤其是如果他还想进入大使行列的话。所以，他自然而然地被冷落了。偶尔被派参加一项“秘密会议”，可是都不很重要。记者们因此有时误认为他是外交上的“黑马”。

没有人知道斯塔福德·奈爵士是否在意事业上的不得志，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他也有虚荣心，但他主要的乐趣来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恶作剧。

他现在正在归国途中，刚刚参加完在马来亚^②召开的一次调查会的听证。他觉得整个任务单调无趣，在他看来，与会人士在听到任何证据以前早已有了成见。他们看了，也

① 法国东南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屿，系法国的一个省。——译注。

②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，位于马来半岛南部，北邻泰国，东滨南海，西临马六甲海峡，南界柔佛海峡。——译注。

听了，但他们的先入之见毫无改变。他也只能在会上捣捣乱，更多的是为了好玩而不是因为什么被判决的罪过。他想，整个会议，只有这一点令人愉快。他但愿有更多机会这么做。他一想到那群面无表情的与会者就恶心，即使是其中惟一的一位女性，那位因苦思冥想而知名的纳撒尼尔·埃奇夫人也一样。她看，她听，她倒是安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

上次他到巴尔干的一个首都^①开会，就曾见过埃奇夫人。在那儿，斯塔福德·奈爵士无法抑制自己去着手实施一些有趣的想法。那份黄色丑闻期刊《内幕新闻》便以为，斯塔福德·奈爵士在那个首都出现，是与巴尔干问题有特殊的关连，他的任务非常秘密而且棘手。一个好意的友人把这一报道的复印件及相关的重要信息送给了他，他并不吃惊，倒是边读边愉快地咧嘴大笑。他认为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多么荒唐可笑地远离了真实。其实他到索非亚^②，只是陪老友露西·克莱格霍恩夫人去找一些稀有的野生花卉。老夫人坚持不懈地探求这些幽僻的花卉珍品，任何时候都会攀登石壁，或者欢快地跃进池塘去看一眼某类小花。而这些小花的拉丁名字又臭又长，和它们的大小正成反比。

和一小帮热衷于此事的人一起，经过了大约十天在山坡上的搜寻后，斯塔福德·奈爵士有点遗憾报纸的短评失

① 巴尔干半岛，包括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希腊的全部，前南斯拉夫的大部，罗马尼亚的一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，所以说“巴尔干的一个首都”。——译注。

② 保加利亚的首都。——译注。

真，他有点（就一点）厌倦了那些野花。而亲爱的露西尽管六十多岁了，却能很快爬上山顶，轻易地超过他，有时很令他烦恼。在他面前他总是看见那些鲜亮的皇家蓝裤的后裆，露西就爱穿过于宽大的皇家蓝灯芯绒裤子，尽管她瘦得皮包骨似的，尽管她为人很随和，在这一点上却非常果敢。他想到一小块美味的馅饼，可以伸进他的指头，可以玩耍……

那个冷硬的声音又从扩音机里传来：日内瓦机场因有浓雾视线不良，飞机将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，请各位旅客在法兰克福转机继续飞往伦敦；至于前往日内瓦的旅客，本公司将尽可能快地另行安排。斯塔福德·奈爵士并不在意，假如伦敦也有浓雾的话，他们或许会安排另一次班机把人载到普雷斯蒂克去呢！他不希望如此，他曾去过这个地方一到两次。生命就像空中旅行一样无聊，假如能发生点什么事该多好！但会有什么事呢？

法兰克福的转机候机室非常暖和，斯塔福德·奈爵士便脱下斗篷，把内里朝外，往肩膀上一搭，要了一杯啤酒，有意无意地听着扩音机传来的各种通知。

“第4387次班机，飞往莫斯科。第2381次班机，即将飞往埃及和加尔各答。”

旅客们来自世界各地也将飞往世界各地，这该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啊。可候机室里的某种气氛令人扫兴。太多的人、太多的免税商品、太多相似颜色的坐椅、太多的塑料制品、太多的孩童喧闹。他想不起这两句诗是谁写的：

但愿我能爱上人类，
但愿我能喜爱那脸上的愚昧。

也许是切斯特顿写的？他说得太对了。把差不多数量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两样。这会儿是一张有趣的脸了，斯塔福德想，它显得多么的不同啊！他又轻蔑地看着两个年轻女人，她们都是浓妆艳抹的脸庞，穿着她们国家的制服（他推测就是英国的）——短短的迷你裙。而另一个年轻女士，则更加浓妆艳抹，事实上长得也更好看一点，她穿的是被称做“裙裤”的服装。她可以说领先时装一步。

他对漂亮的女孩并不太感兴趣，因为漂亮的女孩都很相像。他喜欢与众不同的女子。此时，一个女人恰在他身旁坐下，她的脸马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倒不是因为她与众不同，而是有点面熟。他相信他见过她，虽然记不起确切的时间和地点。她大约二十五六岁，细巧而高挺的鼻梁，浓密的黑发迷人地披在肩上。她的手上有一本杂志，却没有翻看。事实上，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正急切地盯着他瞧。很突然地，她开口了，声音低沉得像男人一样，还带一丝外国口音。

“我能跟你说话吗？”

他答话之前先仔细地打量她。不，这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不正经的女人，一定有其它原因。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他说，“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闲谈，不是吗？”

“都是浓雾害的，”那女人说，“日内瓦有浓雾，伦敦可能

也有，到处都是浓雾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？”

“哦，你用不着担心，航空公司一定会让你降落在某个地方的。他们倒是蛮有效率的，你知道。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日内瓦。”

“噢，我相信最后一定到得了的。”

“我想现在就到。假如我能及时赶到日内瓦，那边有人接，我就安全了。”

“安全？”他微微地笑着。

她说：“就是‘安全’。虽然只有两个字，对我却有很大的意义。如果我到不了日内瓦，如果我在这里不得不离开这架飞机，或乘它去伦敦而没有妥善的安排，我就会被杀。”她锐利的眼神看着他，“我想，你不信我的话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恐怕没法相信。”

“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每天都有人走向死亡。”

“谁要杀你？”

“这有关系吗？”

“跟我是没有关系。”

“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话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而且我需要人帮忙，帮我安全到达伦敦。”

“为什么选上我帮你？”

“因为我认为你是了解‘死亡’的人，你了解而且还可能亲眼见过。”

他也回了她锐利的一瞥，然后移开视线。

“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”

“有，这个。”她伸出纤细而带橄榄色的手拍拍那件斗

篷，“这个。”她说。

他的兴致第一次被她挑起来。

“你说‘这个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个斗篷很少见，而且很有个性，不是每个人都穿的。”

“这话倒是真的，它是我最喜欢的衣服。”

“你最喜欢的衣服能帮我的大忙。”

“怎么帮法？”

“我的请求可能过份，你当然可以拒绝。可是，你若是我想象的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男子汉的话，你就不会拒绝。我正好也是一个爱冒险的女人。”

“我倒愿意听听你的计划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“我想借你的斗篷穿，还想借你的护照、机票一用。大约再过二十分钟，往伦敦的飞机就会安排好，我可以拿着你的护照，披上你的斗篷，然后安全地抵达伦敦。”

“你是想扮作‘我’吗？亲爱的小姐？”

她打开皮包，取出一个小方镜子。

“你看看我，再看看镜中的自己。”

镜中人的轮廓，使他恍然大悟刚才的感觉。帕梅拉，他死了已经二十年的姐姐，和他长得十分相像，坚毅的脸、高挺的鼻梁、微侧的眉骨、永远挂在嘴角的嘲讽笑意。帕梅拉相当高，五英尺八英寸。他才比她高两英寸。他再看一看为他拿着镜子的女人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长得很相像，是不是？可是，我亲爱的小姐，这骗不过任何认识你我的人呀！”

“当然骗不过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们不必去骗他们。我刚好穿着长裤，出外旅行的人很自然地可以拉上斗篷的帽子，我只需把头发剪掉，用报纸包上扔掉就可以了。我既然有你的护照和机票，当然就是你了，除非机上恰好有人认识你。我想没有，否则他早就过来跟你说话了。我把帽子往下拉，只露出眼睛、鼻子和嘴。当飞机抵达目的地后，我就可以安全地走出机场，消失在伦敦的人群里。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斯塔福德爵士失声笑道。

“只要你有胆量去试，我有个提议。”

“说吧，我最喜欢听人家的提议。”

“你从坐位上站起来，去买一份杂志或报纸，或去免税商店买件礼物，把斗篷留下来搭在坐位上。等你买完东西后，你就坐到别的地方去——比如对面那排椅子的边上吧。你的面前还是会有一杯啤酒，就是这杯。只是这杯里已有可以让你睡一会儿的东西，然后你找个静静的角落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“然后会怎样？”

“你就会被认为是一宗小窃案的受害人。”她说，“有人在你的酒里加了东西，而偷走了你的皮夹。你可以说你的身份证件、也就是护照等也被偷走了。你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至少我的名字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没看到你的护照，当然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？”

“我看人很准，一眼就能认出一个人是否重要。而你，就

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人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惹这些麻烦？”

“就说是救一个人的生命，够不够？”

“你的话是否有点过分渲染？”

“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取信于人。重要的是你相信吗？”

他仔细看着她，慎重地说：“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像什么吗？像个漂亮的间谍！”

“就算是吧，只是我并不漂亮。”

“你不是间谍吗？”

“也许有人会这样形容，我是带着某些资料，一些不能告诉你的资料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些资料对贵国有极大的价值。”

“你不觉得你的行为有些荒唐？”

“我知道这不太合常理，可世界上有什么事是不荒唐的？”

他又再度打量她，她的确很像帕梅拉，连声音都像，也带点外国口音。她的计划既荒唐又可笑，不但绝对行不通，而且还有几分危险性。可是，偏偏就是这危险性吸引了他。他真佩服她居然有胆量提出这种提议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这该是一件多有趣的冒险啊！

“那我得到什么呢？”他说，“我总该有权利知道吧！”

她饶富深意地看着他。“博君一笑。”她说，“就算无聊日子的一帖解药吧。我讲的已经够多的了，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“那你自己的护照怎么办？我难道要弄顶假发扮成女人？”

“不必。虽然你丢了东西，而且被放倒，可是你还是你自己。我的护照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赶快决定吧！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还得设法伪装呢！”

“你赢了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人不该拒绝另一个人‘不寻常’的建议，”

“但愿你真的是这样想，这可是赌博。”

他掏出护照，放入斗篷外面的口袋中，而后站起身，伸个懒腰，四处张望一下，再看看手表，才朝免税商店的柜台走去。他甚至都没回一下头。他买了一本书，还挑选了一个绒毛熊猫玩偶，再慢慢走回原来的坐位。斗篷和那位小姐都不见了，装有半杯酒的啤酒杯还在桌上。这就是我必须赌一下的地方啦，他想。他拿起杯子，走了几步路，喝了下去。不是很快地，而是慢慢地品尝，他觉得味道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“奇遇开始吧！”他对自己说，“奇遇开始吧！”

他横过大半个候机室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。有一家人坐在那里吵嚷不休，又叫又笑地闹在一块儿。他在附近坐下，伸长了四肢，把头安放在椅背上。扩音机召集飞往德黑兰的旅客，大批的人似潮水般涌向指定的登机门，然而候机室里仍然半满。他打开买来的书，又打了一个呵欠。他真的很困，嗯，很困……该找一个安静而舒适的角落……能好好睡一觉的……“泛欧航空公司呼叫，请搭乘309次班机飞往伦敦的旅客马上登机。”

稀稀落落的乘客应声而起，被那无形的主宰驱赶着。这时，又有更多的旅客因日内瓦的浓雾或其它不利于飞行的

原因，而走进转机候机室来等候班机。一个瘦削的、中等个子的男人，披着宽大的深蓝斗篷，拉下帽子，看上去并不比一般年轻人醒目。这人走到队伍的末端，拿着登机牌从九号门登机而去。

各式各样的通知不断地广播又广播：瑞士航空公司飞往苏黎士的，英国航空公司飞往雅典与塞浦路斯的——然后突然有一则与众不同的插播：

“请前往日内瓦的达夫妮·西奥多法诺小姐即刻和柜台联络。因为浓雾的关系，飞往日内瓦的班机误点，所有乘客改经雅典，飞机即将起飞。”

其他一连串的通知又连珠炮似地滚滚而出，飞往日本的、飞往埃及的、到南非的，航线通往全世界。到南非的西德尼·库克先生，被催着到柜台去。达夫妮·西奥多法诺小姐又被叫了一次。

“309班机最后一次呼叫……”

候机室的一角，一个小女孩看着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的男人，他的手上握着一个绒毛熊猫。

小女孩伸手想要摸那毛茸茸的熊猫，她妈妈说：

“哎，琼，别碰。这位先生睡着了。”

“他要去哪里呀？”

“也许和我们一样要到澳大利亚去。”

“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呀？”

“我想一定有吧！”

小女孩叹了口气，继续羡慕地看着那只熊猫。斯塔福德·奈爵士还是睡着，他正梦见自己在非洲打猎，目标是一

头黑豹。他还对穿猎装的向导说：“我听说黑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，永远不要相信它。”

梦境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改变，变成他在马蒂尔达姑婆家喝茶，他扯开嗓子想要让她听见，可是她好像比平日更聋。后来的几次广播都没能进入他的脑海，只有沉睡前寻找达夫妮·西奥多法诺的广播仍萦绕不去。小女孩的妈妈说：

“我总是奇怪，为什么每个机场都会寻找走失的旅客？总有人没听到飞机要起飞了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正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会没有登机？我猜这个什么小姐一定赶不上了，到时候他们要拿她怎么办呢？”

没人能回答她的问题。